

楔子：范柳原最後的一封信

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

流蘇：

還記得那堵牆麼？在淺水灣飯店過去一截子路，灰磚砌成的，極高極高，望不見邊。你靠在牆上，你的臉在夕陽斜照下出奇的美——紅嘴唇、水眼睛，有血、有肉。我癡癡地望著你，突然感受到一股說不出來的感情，如果在那一刻你也望著我，也許你就不會認為我在說謊。地老天荒有什麼意義？它的意義只有在我們的文明整個毀掉以後，才會顯現出來。

流蘇，在這歷史性的一刻，當香港的那一邊瘋狂地舉國同慶的時候，我終於了解：我們的文明是整個的毀掉了，我們什麼都完了，燒完了，炸完了，坍完了，全完了。我

們的時代終於結束，一個新的紀元即將開始。也許，你的女兒此刻正參加麗晶酒店的舞會吧，也許，你一個人在自己的房間裡看電視，讓年輕的一代人狂歡吧；他們總在憧憬著將來，而我們只有緬懷過去。

流蘇，此時此刻，我腦海中只有你。我想看你穿著旗袍、低著頭——甚至當我們那天在香港飯店共舞的時候，你還是低著頭，你記得我當時對你說的話嗎？「我愛你，我一輩子都愛你。」你說這是廢話，這是謊話，真是一語中的！我還不是在玩弄好萊塢電影中的台詞，有了「我愛你」之類的話，才會接吻，才会有情人終成眷屬，才會喜劇終場。

其實，那個時候我哪想和你結婚，只是想把你從上海騙到香港玩玩，因為難得碰見像你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。怎麼會料到這句戲言竟然成真？我是在過了這一輩子之後，才知道這一輩子真正愛過的人只有你。然而一切都晚了，當我終於在地老天荒之時向你表白真心的時候，我知道一切都晚了，一切都完了，甚至連那堵牆也不知去向。

流蘇，你記得那天深夜，我在電話中向你求愛，還引了《詩經》上的一首詩：「死生契闊——與子相悅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」也不知道從哪裡聽來的典故，因為我從來沒有讀過《詩經》。死生契闊——對於命運我們哪裡能作得了主？你以為我不愛你，不

願意娶你，其實，我那時候太年輕了，以為結婚之後兩個人朝夕相對，日子久了還不是互相厭倦而離婚？我們當時扮演的是一齣動人的浪漫喜劇，而好萊塢式的浪漫喜劇永遠是以結婚收場，卻從來不提結婚以後的生活：Happily ever after，可是快樂以後又如何呢？

日軍那一場砲轟成全了我們。我的船無法出港，攔了一輛軍車回到巴丙頓道為你租的房子。當再次看到你受驚而又自然流露出驚喜的臉，我又想到「死生契闊」這四個字，你的手緊緊握著我的手，真正是「與子相悅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」！在那一剎那，我決定要娶你，因為只有在那個非常時期才會相信有天長地久的可能。

然而，那一剎那並不能夠使我們在一起和諧地活個十年、八年。其實不到五年，抗戰勝利，日軍一撤退，我就覺得這個世界又恢復正常了。而正常的世界——恕我用一個目前看來頗有男性沙文主義的看法——是比較適合女人的，非但在找房子、置家具、雇傭人那些事上，女人比男人在行得多，而且持家過日子更是你的特長。對於我這種人，日常生活是最難消受的。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我就覺得有家之累，於是故態復萌，終於導致不堪設想的結局。

流蘇，半個世紀以後，再向你說一句我對不起你，非但覺得語言無力，而且更顯得

虛偽！流蘇，你不能作范柳原的情婦，你只能作范柳原的夫人，一個賢慧的媳婦，一個細心的母親。也許，就是因為你太賢慧了，我才「受不了」而離家出走。一個人遠走高飛回到倫敦，似乎把當時我原有的香港計畫付諸實施，怎麼料想得到：這一去竟然成了永別？

現在，英國的電視正在轉播總督的告別式，看到英兵在大雨中操演，還有蘇格蘭人的吹笛。當年我們被困在淺水灣飯店，日軍的砲聲、槍聲不斷，保護我們的還不是這些英軍？時代不同了，英國人自己也不願再作殖民主義者。我在倫敦久居多年，行為舉止都有點英國化，也許真成了假洋鬼子了，然而在感情上，我恐怕還是東方人，非但因為年紀越老也似乎越重感情，而且即使當年和你談戀愛的時候，還不是感情重於肉體？談得多，作得少？西方人重肉體，東方人重感情。說起來令我也汗顏，我們談戀愛的那幾個月，到底作愛了幾次？我已經記不得了，我想最多也不過四、五次吧。婚後我們的性生活還算和諧，但作愛的次數卻越來越少，不是我對房事沒有興趣，而是我覺得和你自始至終都是精神戀愛，而不是肉體之欲。對我而言，你的嫺靜是一種崇高，甚至使我高攀不上，所以後來才會自暴自棄，去找那個舞女，一場肉體上的歡樂換來的卻是我身敗名裂，不得不遠走異國，無顏再見到你。到了英國之後，我更沉溺於肉體的享樂之中，

歷盡滄桑，交的都是西方女子，在下意識之中對像你這樣的中國女子感到歉疚。我又似乎把靈與肉截然分開。我在西方只是一個肉身，一個軀體，每天除了三餐和工作之外，就是追逐肉體上的享受，直到身體無法承擔，一場大病之後，我突然老了，六十歲剛過，就滿頭白髮。

然而，就在我不知不覺由中年進入老年的時候，有一天在倫敦匹卡德里圓環路上看到了一個東方女子，長得極像當年的你，只是髮式不同（她睡眠之前也不會再用髮網了吧！還記得那個晚上，我坐在你的牀上，看你慢騰騰地摘下髮網，把頭髮一攪，攪亂了，夾叉叮鈴噹啷掉下地來……）。我頓時著了魔，迷上了她，竟然鼓足勇氣走過去和她交談，原來她是香港來的，在一家銀行見習。見了她，我的舉止就像初見你一樣，絕對的上等情調——頂文雅的一種。然而我又如何向她示愛呢？那時我已年過六十，她不過至多三十歲吧，正是你那時候的年紀；在你那個時代，女人年過三十已經有點美人遲暮了（也正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，你的成熟之美，遠遠超過了那一大批媒人親戚介紹給我的無數中國女子）。然而這個女孩子年輕得可以作我的女兒！她當然也把我當長者看待。我們竟然也約會起來，過一陣子就到中國餐廳吃飯，或到啤酒店聊天，偶爾還去聽場歌劇。我發現我不可自拔的愛上了她——也許正因為她像你，我想在她身上重溫我的舊夢。然而

她一直把我視作父執輩，言談之間，止乎於禮，從來沒有碰過我（其實也不盡然，後來碰過之後，卻無法收拾殘局）。熟悉以後，她更把我當作一個知心的叔叔，告訴我她一切的祕密，甚至向我請教，原來她在香港早有一個男友，但在倫敦又交上個英國男人，過從甚密，兩者之間，不知如何取捨。我怎麼辦呢？只好寫信，一封一封的寫，向她示愛，但也一封一封的收藏著，也許我死後你可以打開來看，因為這些信也可說是為當年的你而寫的。

電視機上傳來一首我頗熟悉的歌：〈夏日最後的玫瑰〉，演唱的是英國的著名歌劇明星 Gweneith Jones，她也已白髮蒼蒼了，但唱得那麼動人。我突然想到：她不正是我在皇家歌劇院看到的嗎？她演的是華格納的一首歌劇，而且，也正是我帶著年輕的她（妳）去觀賞的那一場。我已經熱淚盈眶，流蘇，我受不了，我這幾十年等於白活了。流蘇，請原諒我，我當時不應該離開你，流蘇，地老天荒不了情——我老了，竟然情更深，但為時已晚，我只能在心中默唱〈夏日最後的玫瑰〉。